

庫

第一集

編

三

第

五

卷

西

學

院

元史紀事本末

(二)

陳邦瞻原編
臧懋循補輯
張溥正翰

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

圖書館

第一總隊政治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史紀事本末

(二)

陳邦瞻原編
臧懋循補輯
張溥正論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末本事紀史元

冊二

編原瞻邦陳

正論溥張 輯補循懋臧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Y CHEN PAN CHAN

SUPPLEMENTED BY TSANG MOU SŪN

EDITED BY CHANG JI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卽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旣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尙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尙書，尙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收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運籌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得官，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尙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難議。兵部尙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彥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曰。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網。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

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於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資開。遂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剝削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奸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

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宜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上嘉納之於是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於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爲正宰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卽欲治待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尙書省建名爲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繇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爲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尙書一省而動搖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疎常不如自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爲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臺官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卽助爲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玉改步核張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未患文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併天下罷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爲三十六郡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地四時之

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尙刑。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卷十五

尙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尙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鰥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并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爲之。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尙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以尙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

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尙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卽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旣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尙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常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尙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尙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尙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尙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鰲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幾誤國。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尙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

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李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於海南。尋復以行尙書省爲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四川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尙書省已發名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鈔。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陳邦瞻曰。元世尙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尙書省蓋專爲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尙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羣奸卽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筭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尙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卽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麥朮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鈎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束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生毒痛。未有酷於此四載。

者也。武宗卽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熒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淺，然錙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子二載斂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算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培克者起，輟商君烹宏羊，害尙不赦，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爲人君者，亦何利於竭民哉？

卷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爲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賈獻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

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於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繁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常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常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章而習之。自昔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燾爲太子諭德。燾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吏。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

齊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以病尋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文宗天歷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爲翰林院學士諡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爲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白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所著述。置於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踴躍負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敍。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大堯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諡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爲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尊。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一。桂字庭方。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一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

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於世學者稱雙湖先生炳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千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詞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資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己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於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潮鄉閭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於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後監文懿

王緯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塗。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邪。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旣久。又爲山長於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註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旣乃盡悟夫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洄使過九江。請北面爲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

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沆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顥，維山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於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萬乘賓禮，而朱紱降志，易簪懷慚，履祥等獨布衣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无咎，浩然天地者哉。隋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既知聲生蕭牆，卽歸不起。大就六經，管桓溫伐秦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爲軍謀祭酒，猛欲與俱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決卽退而著書，然爲通者其常爲猛者其變也。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於至元難，論隱於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老，懷虛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爲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爲福田利益，彼教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宜信用，而西域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尙儒，徒虛語耳。